

文/刘静

此时正是甘蔗上市的时节，一车一车、一捆一捆，或站或躺地守在那里，在寒风中优雅着自己的身姿。路人驻足询问后，摊主会迅速地抽出一根来，快速地扯去上面的叶子，刀轻轻地一扬再快速砍下，就被切成了长短不一的几段，空气中随即也飘出了甜丝丝的味道。

不管不顾地拿起一截，放进嘴里，脆生生的甘蔗入口，凉凉的感觉和冷冷的空气瞬间交融，冬天好像不那么生硬顽固了，平添了一丝生动和清冽，严肃冷酷的冬天一下子变得甘甜起来。

一直以为，甘蔗是阳刚挺拔的，像男人一样伟岸，不惧风霜严寒，为了让自己甘甜，拼命地集聚能量，练就自己独有的性格，在冬日里活出风骨和傲气，摇曳出一段冬日物语。每次读郭小川的《青纱帐甘蔗林》总有一种别样的情怀充盈在心头，甘蔗林里的芬芳、香甜和冷峻，会让心中生出一对小小的翅膀，在青纱帐和甘蔗林里来回穿梭，一片片羽翼轻轻飘落，在甘蔗林里找寻。

上小学时，村子里有几户人家种甘蔗，一根根、一排排、一片片，放眼望去，蔚为壮观，像一位威风刚毅的战士，带着使命和责任，固守着自己的疆土。每次经过那片甘蔗林，我总是一边好奇地朝里面望望，想探究里面的秘密，一边小心翼翼地绕边走过，生怕被它的叶子划伤。在矛盾和纠结中，竟也有了别样的期盼和乐趣。

霜降过后，就到了收甘蔗的时节。早早地，迎着晚秋的冷冽，一家人出动了。先把甘蔗叶捋掉或扯去，然后顺着甘蔗的根部边缘一根根地刨。刨甘蔗是个力气活，一般是由男人干的。刨出来的甘蔗被横七竖八地扔在地上的空旷处，女人和孩子们一根根地拣起，摆放整齐，一般每20根为一捆，用稻草捆好，放到早就停靠在一旁的架子上。一车一车，一家人不停地在地里和家里来回奔波，需要好几天的时间，才能把甘蔗收完。

小孩子是最爱热闹的，一放学就到甘蔗地里，跑前跑后地瞎忙活。傍晚时分，夕阳早就敛起了一抹光亮，地里冷飕飕的，一阵风吹过，感觉到寒气袭身。但是因为有了甘蔗这个诱惑，小孩子还是按照大人的指示，十分乖巧卖力地干活，甚至几个孩子还分成小组，进行比赛，看谁干得又快又好。一般来帮

忙的孩子，都能得到一捆甘蔗的奖赏，这就是莫大的幸福了。几个孩子一起，雄赳赳气昂昂地将甘蔗扛回家，如凯旋的将士满脸的自豪。

收完的甘蔗需要放进一个挖好的大坑里。坑里先铺上甘蔗叶，然后把甘蔗一捆一捆放进去，再覆上一层甘蔗叶，最后填上沙土。当然，为了保证甘蔗能呼吸，在坑的中间部位，一般是虚虚地铺上一层玉米秆，既为了保存水分，又不至于冻着。大概一个月，就可以从坑里取出来，拿到集市上卖。

妈妈说，生甘蔗太冷，冬天吃甘蔗，容易凉气侵体，让我们烧熟了再吃。我们围坐在火堆边，边烧边翻，让其周身受热均匀，看着一节节甘蔗在火堆上滋滋地冒着白烟，快乐在冬日里轻轻地播撒。现在，不用这么麻烦了，往售卖甘蔗汁的机器旁一站，一会儿，一杯热腾腾的甘蔗汁就出来了。喝着甜甜的甘蔗汁，那些童年的过往忽然间就灵动起来了。甘蔗怕热，天一热，就会变坏，坏了的甘蔗要么呈现红褐色，要么霉掉。

每到甘蔗上市的季节，我总会买上几根，有时竟吃得嘴角疼，这时总会想起一个大家都爱问的问题：先吃根部还是梢部？蓦地，我脑海中冒出一个词：苦尽甘来。觉得还是先吃梢部比较好。只有经历了梢部不甜的清淡，才会更加珍惜得之不易的甘甜。吃甘蔗如此，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从清淡到甘甜，是一个过程，是不断进取的过程，心会在前行的过程中变得恬静；从甘甜到清淡，也是一个过程，可以让人感悟，也可以让人收集更多的美好，更好地去生活。一节一节的甘蔗，其实也是一节一节的人生经历。一节一节连起来，就组成了一个人的精神。坏了的甘蔗可以扔掉，可是错误的人生却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去改正和缝补。

甘蔗还可以治咳嗽。孩子小时候爱咳嗽，一名邻居告诉我们用甘蔗根和梨煮茶，可以根治。为了找到甘蔗根，我拿着一个塑料袋，徘徊在卖甘蔗的摊位附近，挑拣他们扔掉的甘蔗根。捡回来后把皮削掉，劈成一小节一小节，用来熬茶。甜甜的甘蔗、脆脆的梨，抵制了咳嗽的侵袭，让整个冬天也变得清甜起来。

清甜的甘蔗带给我们清甜的梦想和期盼，它以其固有的甜让我们明白：无论环境如何，固守住自己心灵的甘甜，克服种种困难，就会品尝到生活的甜美。

南山之南

文/温培雅

阳光明媚而温暖，让如黛的远山因为有了暖色调的加持，线条柔和了很多。在蓝天、远山组成的巨大画框里，大片大片远离城市、呼吸着旷野阳光和雨露的村庄和树木成为主角。树木顶着满头半绿半黄的树叶，像沉思的哲学家，亘古地伫立在季节的分界线中——一步立春，一步冬至。这幅画框里的主角除了静物，还有我们——一群喜欢唐诗宋词，更喜欢用有温度的文字缝补生活的人。

大雪无雪，冬至未至。这样的季节，很适合文朋诗友呼啸而出，去山野之畔、乡村深处寻觅诗词，于是，50多位文学爱好者在“书写山乡巨变 助力文旅融合 天中作家看大美驿城”采风主题号召下聚在了一起，在走进大山、亲近乡村中感受季节的暖。

走进最缓山坡的最深处，寻觅那个藏在诗词平仄里的“乡野时光”。山门外，一树粒粒饱满的红柿如跳跃的韵脚，活泼地点亮了漫长的季节，也引发了一阵惊叹和按动快门的声。心随意动、步移景换，记下了那一树红柿暗含的吉祥、那一张书桌摆放的闲适、那一幢小屋讲述的童话以及那一幅书法、那一壶清茶酝酿的过往。

静坐南山之南长出的南山民宿，远处田野纵横、白云悠然，近处落叶如笺、片片思恋。我只是一个路过的旅人，在冬日的一封短信中遇到了它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。我们在光影中对望，我用眼睛拍下它比月光还要洁白的房屋、比阳光还要温暖的椅子、比花朵还要柔软的问候，等待没有月光的夜里把它重新编织成一个皎洁的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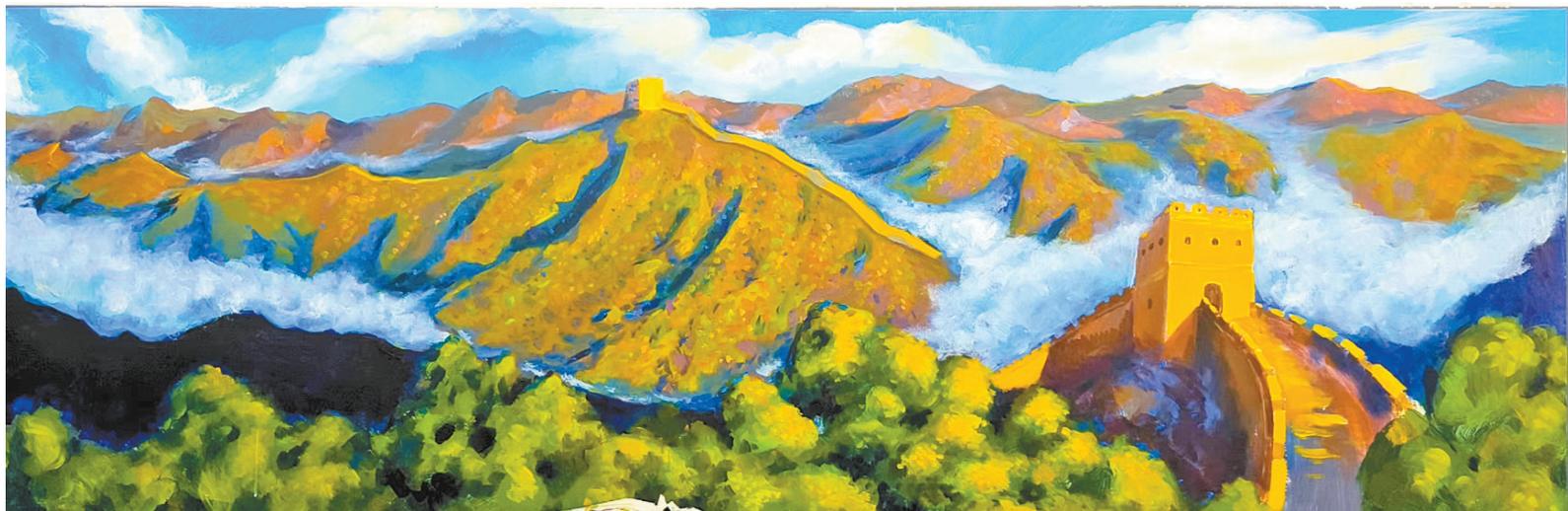
翻开冬日半月山居的扉页，红色和绿色依旧是不变的主打色。红得浓烈，那是最好的山葡萄在最好的阳光里酿出的美酒，山野捧出的杯里摇晃红色波光，一半是上阙，一半是下阙；绿的朴实，那是漫山遍野生长的面条菜、荠菜、蒲公英晕染出的颜色，这些深深浅浅的绿色被锅气十足的柴火灶烹出了清香的味道，在桌上浓淡相宜、肥瘦合适，添一笔嫌多，减一笔太少——如同大自然刚刚出版的《调鼎集》。

聆听三秋醋博园里一坛陈醋的前世今生，“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！”《诗经·王风·采葛》里发出的一声慨叹穿越了千年，踱过悠长的岁月河流，有人和着《诗经》的脉络重拾百年老店的传统技法，以“三秋”为名、以五谷为粕、以匠心酝酿，用浓烈的酸调和五脏、传承荣光。

在金山顶登高沐云，静听鸟鸣的和声时缓时急；在皇家驿站穿越时光，聆听岁月的马蹄渐行渐远……行行且停停，在这场诗和诗意的奔赴中，触摸风和风来的方向，凝望山和山峰的剪影，一路上让诗情蔓延生长，连缀起冬日的时光书。

很多难忘的瞬间、很多人间的佳境，纵然用最生动的语言也无法说出此刻的美好，那就用心中奔涌的文字书写、用手中聚焦的快门定格——放歌这万物蓬勃的冬天里的春天、吟诵这遍布阳光的时代和人间。

雅说



长城 黄圣生/绘

在甘蔗的清甜里游走